

[法] 福楼拜 著 罗国林 译



MADAME BOVARY

包法利夫人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包法利夫人

[法] 福楼拜 著

罗国林 译

Madame
Bovary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包法利夫人 / (法) 福楼拜著 ; 罗国林译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-7-5594-2099-2

I. ①包… II. ①福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4344号

书 名	包法利夫人
作 者	[法]福楼拜
译 者	罗国林
选题策划	北京记忆坊文化
策划编辑	钱 丽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约编辑	刘 洋
封面绘图	三 乖
封面设计	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	段文婷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70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,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099-2
定 价	49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CONTENTS

上卷 / 002

中卷 / 056

下卷 / 194

献给
路易·布耶

上卷

服中，長部

我们正上自习，校长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一张大课桌的校工。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，大家起立，像是正用功学习被搅扰了似的。

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转向班主任，低声对他说：

“罗杰先生，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，先让他进五年级^①，学习和品行都好的话，就按年龄，把他编到高年级吧。”

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十五岁左右，个子比我们谁都高。头发顺前额剪齐，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，神情举止显得十分局促不安。他肩膀不算宽，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，抬肩似乎太紧，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手腕子。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，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。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，非常结实，但擦得不亮。

我们开始朗读课文。他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连腿也不敢跷起，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，像听布道一样专心。两点钟下课铃响了，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，他才和我们走出教室。

我们有个习惯，一进教室，就把帽子扔在地上，腾出手来好做功课。做法是一到门口，就把帽子扔出去，穿过凳子底下，一直飞到墙根，扬起一片灰尘。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

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，还是不敢照着做，祷告完了，

① 相当于初中二年级。

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。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，既像熊皮帽、骑兵盔，又像圆筒帽、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，总之不三不四，十分寒碜，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，活像一个莫名其妙的傻子。它呈椭圆形，里面用鲸鱼骨支撑；帽口有三道环状绳边，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，彼此交错，中间有红道隔开；再往上，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；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，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，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。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，帽檐闪闪发光。

“站起来。”老师叫道。

新生站起来，帽子掉了，全班笑开了。

他俯身去捡帽子，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，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。

“放下你的战盔吧。”老师风趣地说道。

同学们哄堂大笑，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，扔到地上，还是戴在头上好。他又坐下，把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
“站起来，”老师又说，“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新生结结巴巴，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。

“再说一遍。”

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，引得全班哗笑，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。

“大声点儿！”老师喊道，“大声点儿！”

于是，新生下了最大决心，口张得大大的，像喊人似的，扯开嗓门，嚷出这样几个字：“夏包法里。”

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，越闹越凶，夹杂着尖叫（有人乱吼，有人学狗叫，有人跺脚，有人重复：“夏包法里！夏包法里！”）。吵嚷了好一阵子，才变成零星的嘘叫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。但偶尔，一排学生之中，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，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，东一声西一声地响起来。

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，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。他让新生拼音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，再连起来重说一遍，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·包法利，于是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

上。新生站起来，离开自己的座位；但又显得犹豫不决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老师问道。

“我的帽……”新生怯生生地说，不安地四下张望。

“全班罚抄五百行诗！”老师一声怒吼，就像涅普君的咒语^①一样，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。“不许吵闹！”老师怒不可遏，一边继续训斥，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。

“至于你，新生，给我把‘ridiculus sum’^②这个动词词组抄写二十遍。”

然后，他把语气放缓和些：

“哎！你的帽子嘛，会找到的，又没人偷走！”

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，学生们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。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，尽管偶尔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，飞来打在他的脸上。他只是抬手揩一揩，低眉垂目，纹丝不动。

晚自习时，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，把文具整理好，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草稿。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，每个字都查字典，很卖力气。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，才没有留级，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，造句却半通不通。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父开的蒙，他父母图省钱，迟迟不送他上中学。

他的父亲夏尔-德尼-巴托洛梅·包法利先生，原本是助理军医，一八一二年左右，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，被迫退役，靠自己天生的英俊皮囊，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，毫不费力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。此人是个美男子，爱夸夸其谈，总喜欢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，颊须连着上髯，手指上常戴着戒指，所穿衣服颜色鲜艳，外表颇像一位勇士，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。结婚头两三年，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，吃得考究，常睡懒觉，抽细瓷大烟斗，夜里看完戏才回家，是咖啡馆的常客。不料岳丈仙逝，遗产甚少，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，结果赔了钱，于是退居乡村，希望在那里发起来。可是，他一不

① 涅普君为希腊传说中的海神，据维吉尔的长诗《依涅德》（Aeneid）描写，他只要说一声“Quo ego”（我要），风暴就会马上停息。

② 拉丁文，意思是“是滑稽可笑的”。

懂种田，二不懂织布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，而不让它们去耕地，苹果酒一瓶瓶喝光，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，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，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。这样，他很快就发现，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。

他每年出二百法郎，在科和底卡底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。从四十五岁起，他就守在家里不出门，闷闷不乐，懊恼万分，抱怨上天，见人就妒忌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，决心清静地过日子。

他妻子曾经对他一片痴情，百依百顺，结果他对她不冷不热。她早年性格活泼，感情丰富，充满爱心，上了岁数，就变得（像酒走了气，变酸了一样）脾气古怪，唠唠叨叨，喜怒无常。她看见他追逐村野的浪荡女人，夜里经常从一个又一个下流地方，被人送回家来，烂醉如泥，酒气熏天。刚开始她心里非常痛苦，但并不抱怨，后来自尊心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就干脆不言不语，忍气吞声，就这样过了一辈子。她终生劳碌，东奔西跑，今天去找律师，明天去见商会会长，想起欠款到期，还得去交涉缓付，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，就是洗洗烫烫，监督雇工，开发工钱。而先生呢，成天无所用心，迷迷糊糊，半睡半醒，还总像窝了满肚子气，坐在火炉边抽烟，往灰里吐痰，就这样不清醒过来还好，清醒过来尽对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。

她生了一个男孩儿，却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。小男孩回到家里，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。母亲喂他蜜饯，父亲让他赤脚奔跑，甚至冒充哲学家，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，赤条条地去外面玩耍。对于幼儿教育，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，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，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，以斯巴达的方式，让他经受严酷的磨炼，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。他打发孩子冬天睡觉不生火，教他大口喝朗姆酒和咒骂宗教仪式的队伍。可是，这孩子天性温顺，他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。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，给他剪硬纸块，讲故事，一讲起来就没个完，一个人喋喋不休，充满忧郁的快乐和闲聊的甜蜜。她日子过得孤单寂寞，对虚荣的渴慕早已支离破碎，便把希望一股脑儿地寄托在孩子身上。她梦想高官厚禄，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风度翩翩，才华横溢，当上了土木工程

师或法官。她教他读书，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，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。可是，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，看见老伴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说：“白费力气！”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，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？再说，“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，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。”包法利夫人只好咬住嘴唇，让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。

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头，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，沿河沟摘桑葚吃，拿根长竿子看火鸡，在收获的季节翻晒谷子，去树林里乱跑，雨天在教堂廊檐下玩造房子的游戏，遇到重大节日，就央求教堂的杂役让他敲钟，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子上，在空中荡来荡去。

这样，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，两手粗大，肤色健康。

他十二岁的时候，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，请本堂神父当老师。

可是，上课的时间又短又不固定，效果不是很好。神父不是忙里偷闲，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在圣器室里，匆匆忙忙地站着给他讲点功课，就是在晚祷之后，不出门时，打发人叫他过来学习。他们上楼，到神父卧室里坐下，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旋。房间里闷热，孩子很快就昏昏入睡，老头子不一会儿也打起盹来，双手搁在肚皮上，张开嘴，鼾声如雷。有时，神父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，看见夏尔在田野里玩耍，就把他叫到跟前，在树荫底下开导他一刻钟，顺便教教动词变位，但往往天上掉下雨点或一个熟人经过，打断他们。不管怎样，神父对自己的学生是满意的，甚至说小家伙记性还不错。

不能让夏尔再这么下去。太太下了决心。先生呢，也过意不去，或者不如说厌倦了，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，同意再等一年，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。

一晃又是半年，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卢昂中学。是接近十月末，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，其时正逢圣·罗曼庙会^①。

夏尔当时的情形，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。总的讲，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，玩的时候就玩，学习的时候就学习，课堂上用心听讲，进宿舍安静睡觉，在饭堂好好吃饭。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

^① 卢昂最大、最著名的庙会，从十月二十三日起，历时二十五天。

一位五金批发商，星期天铺子不营业，每月把他接出来一次，打发到码头去散散步，看看船，然后一到七点钟，就赶在晚饭前送回学校。每星期四晚上，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，写好之后用三个面团子封好，然后复习历史课的笔记，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《阿纳喀尔席斯》^①，散步的时候，他常和校工聊天。校工和他一样，也是乡下来的。

他靠死用功，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等，有一次考博物学，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呢，可是，第三学年末，父母让他退了学，准备让他去学医，父母深信他靠自学就能达到中学毕业的水平。

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，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个靠近洛贝克河的房间，讲好膳宿费，买了一张桌子、两张椅子等家具，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，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，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。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，临走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从此他一人 在外，无人管教，一定要处处学好。

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，他一看都吓呆了：什么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、化学、植物学、诊断学、治疗学，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学，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，这些词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，黑压压的，森严吓人。

上课他像腾云驾雾，听也白听，半点不懂。然而，他硬着头皮学，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，每课必上，一次实习也不缺，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，像一匹推磨的马，两眼蒙住，绕着磨盘转呀转，根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。

为了替他省钱，母亲每星期托信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牛肉。他上午从医院回来，一边拿它就午饭吃，一边用鞋底跺墙。撂下碗，又朝教室、解剖室或救济院跑，然后又穿过一条条街，回到寓所。晚上，用完房东准备的简单饭食，便上楼回到卧室，埋头功课，身上汗湿的衣裳被熊熊的炉火一烤，直冒热气。

晴朗夏日的傍晚，暑热消散的街上行人稀少，女佣人们在门口踢毽子，他便打开窗户，趴在窗台观看。从窗下流过的小河，在一座座小桥

^① 此书是一本游记，写于一七七八年，记述古代西徐亚人阿纳喀尔席斯游历希腊的情况。

和栅栏之间，呈现出黄色、紫色或蓝色，给卢昂这个破旧的小区，增添了几分威尼斯的风味。一些工人蹲在岸边洗臂膀。各家阁楼顶伸出的竹竿上，晾着成束的棉纱。越过对面的房顶望去，一轮西沉的红日，辉映着明净、高远的天空。那边该多么舒服啊！山毛榉林子下该多么凉爽！他仰起头想闻到那沁人心脾的田野气息，但什么也没闻到。

他瘦了不少，个儿也长高了，脸上总现出忧郁的神情，让人见了有点觉得他怪可怜的。他原本天性懒散，早先下的决心，终于都抛到了脑后，有次实习缺席，第二天他也没去上，尝到了偷懒的滋味，便渐渐地干脆不学了。

他养成了上去酒吧的习惯，迷上了骨牌。每天晚上，钻进一家肮脏的赌坊，坐在大理石赌台边，投掷带黑点的小羊骨头，觉得这是体现自由的可贵行为，平添了几分自尊。这无异于初涉人世，初尝禁脔。每次进赌坊，一抓住门把手，就感到一种近乎肉感的乐趣。于是，心头被压抑的许多东西膨胀起来，他学会了为女伴们唱几支小调，迷上了贝朗瑞^①，会调五味酒，最后，懂得了谈情说爱。

由于功夫都下在这些方面，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他遭到惨败。而当天傍晚，家里人还等他回去，庆贺胜利呢！

他步行回家，走到村口停下来，请人叫母亲出来，向她坦白了一切。母亲原谅了他，把失败归咎于主考人的不公，勉励他几句，负责安排一切。这件事情的真相，直到五年以后，包法利先生才知道，可已经时过境迁了，他也就不再追究，再说，他不能想象，自己生的孩子会是一个蠢材。

于是，夏尔重新埋头苦读，起早贪黑，温习考试科目，事先把所有问题都背得烂熟。这回他通过了，分数还相当高。母亲欢天喜地，全家大摆酒宴。

他到什么地方去行医呢？去道斯特。那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医生。包法利夫人早就盼着老医生死，没等老头子卷铺盖，就让夏尔在对面安顿下来，准备接替他的位置。

但是，对包法利夫人来讲，把儿子哺育成人，让他学医，并帮他在

① 贝朗瑞（1780—1857），法国民歌诗人，其所作民谣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行各阶层。

道斯特挂牌开业，心愿还不算了结，还要给他讨到媳妇。媳妇找到了，是迪普一个小吏的寡妇，四十五岁，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。

这位杜布克夫人尽管相貌丑陋，瘦得像根干柴，满脸疙瘩多得像春天的树芽，却不愁找不到男人。包法利夫人为成全儿子的好事，不得不把其他人一个个挤掉。甚至有个猪肉店老板，有教士们撑腰，手段十分高明，也被她巧妙地击败了。

夏尔以为，结了婚，他的地位就会改善，行动更自由，可以我行我素，随意花钱。谁知妻子竟成了一家之主，他在人面前该说什么话，都不能自己决定，每星期五必须吃素，穿衣服得合她的意，对拖欠诊费的病人，得按她的旨意登门催讨。她拆阅他的书信，窥伺他的行动，每当有妇女登门就诊，她就隔着板壁偷听。

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，要求没完没了的照顾，成天不是抱怨神经痛、心口疼，就是抱怨心情烦躁，听到脚步声她都受不了。你走开，她又嫌太寂寞，你回到她身边，那大概是想看她死。晚上夏尔一回来，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膊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要他在床沿坐下，开始诉说她的苦恼，说他不再把她放在心上，必定另有所爱，本来人家早就说过，跟着他会不幸的！末了，她要求夏尔为了她的健康，给她点糖浆喝，更要多给她一点爱情。

，那封用一小块蓝色火漆封口的信，请求包法利先生即刻赶赴贝尔托庄园，接一条断腿。可是，从道斯特，途经龙格维尔和圣维克多，赶到贝尔托，抄近道也足足有六法里^①，夜又黑，少奶奶担心丈夫发生意外。这样，便决定让那马夫先走，包法利先生再过三小时，等月亮升起来再动身，让主人派一个小孩子到路口接他，在前面引路，打开庄园的栅栏门。

凌晨四点钟左右，夏尔穿好大衣，扣得严严实实，向贝尔托出发。人刚离开热被窝，意识还有点不清醒，他就安静地坐在小跑的马背上，由它颠动着。马遇到田垄边荆棘圈住的土坑，便自动停下，夏尔身子一晃，惊醒过来，这才想起断腿的事，便开始搜索枯肠，回忆他所了解的全部接骨方法。雨停了，晨曦初露，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头，宿鸟栖息，一动不动，短短的羽毛在冷峭的晨风中抖动。平坦的原野，一望无际，村落周围，层层的树木，形成紫黑色的点子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灰蒙蒙

一天夜里，将近十一点钟，来了一匹马，在大门口停下。马蹄声惊醒了他们。女佣人娜丝塔西推开阁楼窗子，与楼下街上一个男人交谈几句。那人是来请医生的，随身带了一封信。娜丝塔西打着寒战，下了楼梯，打开一道道锁和门闩。来人从马上下来，跟着女佣人，径直进来，从缀有灰色缨子的毡帽底下，取出一封旧布包着的信，战战兢兢呈交给夏尔。夏尔双肘支在枕头上看信，娜丝塔西站在床头掌着灯。太太因为难为情，转身向墙，露出后背。

那封用一小块蓝色火漆封口的信，请求包法利先生即刻赶赴贝尔托庄园，接一条断腿。可是，从道斯特，途经龙格维尔和圣维克多，赶到贝尔托，抄近道也足足有六法里^①，夜又黑，少奶奶担心丈夫发生意外。这样，便决定让那马夫先走，包法利先生再过三小时，等月亮升起来再动身，让主人派一个小孩子到路口接他，在前面引路，打开庄园的栅栏门。

凌晨四点钟左右，夏尔穿好大衣，扣得严严实实，向贝尔托出发。人刚离开热被窝，意识还有点不清醒，他就安静地坐在小跑的马背上，由它颠动着。马遇到田垄边荆棘圈住的土坑，便自动停下，夏尔身子一晃，惊醒过来，这才想起断腿的事，便开始搜索枯肠，回忆他所了解的全部接骨方法。雨停了，晨曦初露，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头，宿鸟栖息，一动不动，短短的羽毛在冷峭的晨风中抖动。平坦的原野，一望无际，村落周围，层层的树木，形成紫黑色的点子，星罗棋布地散落在灰蒙蒙

① 一法里约合四千米。

的大地上。天边，大地融进天的灰暗色调。夏尔不时睁一睁眼睛，不久，只觉脑子疲倦，瞌睡又上来了，立刻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新的感觉和往昔的记忆混在一起，恍惚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，既像刚才躺在床上的丈夫，又像过去穿过一间手术室的学生。在他的意识里，药膏的热香和朝露的清香混淆难辨，他听见床顶铁环在帐杆上滑动，太太睡着了……经过瓦松维尔时，他瞥见一个小男孩坐在沟边的草地上。

“你就是医生吗？”孩子问道。

听了夏尔的回答，孩子提起木头套鞋，撒腿在前面跑起来。

路上，医师从小向导的口里得知，鲁俄先生是当地最富裕的农民之一，昨天在邻居家过三王来朝节^①，傍晚回来时摔断了腿。他的老伴过世已经两年，身边只有一位“千金”，帮助料理家务。

车辙越来越深，贝尔托就要到了。孩子钻进一个篱笆窟窿，不见了，不一会儿出现在一个院子边上，打开栅栏门。马踏着湿漉漉的草地，悄无声息地走去，夏尔不得不俯在马背上，以免树枝碰到头。看门的狗在棚子里扯着链子，汪汪乱叫。跨进贝尔托院子时，马一受惊，往边上闪了一大步。

这是一座看上去很不错的庄园。马厩里，从敞开的门上可以看到几匹高大的耕马在新槽里安安静静地吃草料。沿着房子墙根望去，有一大堆水气缭绕的肥料。在上面啄食的母鸡和火鸡当中，有五六只孔雀，这是科州地区的珍禽。羊圈长长的，谷仓高高的，墙壁像手掌一样光滑。

车棚里放着两辆大车和四架耕犁，还有鞭子、套包和全副马具；马具上蓝色的羊毛垫毡，沾满谷仓顶上落下的浮尘。院子越往里越高，两旁对称地种着树木，池塘旁边，回荡着一群鹅的欢叫。

一个年轻女子，身穿镶三道绉边的美丽奴毛料^②蓝袍，来到门口，接应包法利先生，让他到厨房里面。厨房里生着旺火，炉子四周大小不同的闷罐里，煮着雇工们的早饭。壁炉里侧烘烤着几件湿衣裳。

火铲、火钳和吹火筒都大得出奇，明晃晃的，像钢一般锃亮。沿墙一字儿排列着整套炊具，大大小小，映着通红的炉火和窗子里射进的曙光。

① 三王来朝节在一月六日。

② 西班牙良种羊的细毛织物。

夏尔上二楼看病人，只见他卧在床上，蒙着被窝发汗，帽子扔得远远的。这是一个矮胖的老头儿，五十岁的样子，白皮肤，蓝眼睛，秃脑门，戴着耳环。床头一张椅子上，放着一大壶烧酒，他偶尔喝一口，给自己提神。十二小时以来，他不停地咒天骂地，可是一见到医生，就再也没有精神了，轻轻地呻吟起来。

骨折伤势简单，一点不复杂。夏尔没想到会这么容易处理。他记起他的老师们在病床边的态度，使用各种宽心的话安慰病人。外科医生的温存，就像抹手术刀的油一样。为了做夹板，他打发人到车棚里抱来一捆板条，挑选一条，锯成小块，用碎玻璃刮光。女佣人拿条床单，撕成绷带，爱玛小姐则设法缝几个小垫子。找针线盒找了好长时间，父亲等急了发脾气，她也不说话，缝的过程她不小心刺破了指头，便放进嘴里吮。

夏尔惊讶地注意到，爱玛的指甲那样晶莹发亮，指尖纤细，修剪成杏仁状，比迪普的牙雕还光洁。然而，她的手并不美，恐怕也不够白皙，关节处略过干瘦，而且太长，线条不够丰腴、柔和。她身上美的地方，是一双眼睛，眸子虽是褐色，经睫毛衬托，倒显得乌黑，向你望过来，毫无顾忌，显得天真大胆。

包扎完毕，鲁俄先生请医生“吃点东西”再走。

夏尔下到楼下的厅房。房里有一张华盖大床，挂着绘有土耳其人物的印花布帐子。床脚一张小桌，摆了两副刀叉和两个银杯。屋里闻到鸢尾草的香味，还有面窗的橡木立柜里散发出来的呢布霉味。墙角地上，整齐地放着几袋麦子。那是谷仓装剩下的。谷仓就在隔壁，门口有三级石阶。厅房壁上渗出墙硝，绿色的涂漆一片斑驳，作为房间的装饰，墙壁正中一个钉子挂着一幅炭笔画，画的是密涅瓦女神^①的头像，镶在镀金框子里，下面用古体字写着：献给亲爱的爸爸。

话题先是病人，后来扯到天气、严寒和夜晚在田野乱窜的狼。鲁俄小姐在乡间并不开心，尤其是眼下，庄园的管理几乎全落到她一个人身上。房间里寒气逼人，她一边吃饭，一边打哆嗦。这便让人看见了她那显得肉感的嘴唇——平常不说话时，她总是轻轻咬住嘴唇的。

她雪白的颈脖从翻领里露出。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，看起来如此光

^① 密涅瓦为古罗马司掌各行业技艺的女神，后来又司理战争，常被人视为与希腊女神雅典娜一体。